舊唐書/卷8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許敬宗　李義府 ◄

舊唐書
卷八十三
列傳第三十三　郭孝恪　張儉　蘇定方　薛仁貴　程務挺　張士貴　趙道興

► 劉仁軌　郝處俊　裴行儉

○郭孝恪張儉蘇定方薛仁貴程務挺張士貴趙道興

郭孝恪

郭孝恪，許州陽翟人也，少有誌節。隋末，率鄉曲數百人附於李密，密大悅之，謂曰：“昔稱汝潁多奇士，故非謬也。”令與徐勣守黎陽。後密敗，勣令孝恪入朝送款，封陽翟郡公，拜宋州刺史。令與徐勣經營武牢已東，所得州縣，委以選補。其後，竇建德率眾來援王世充，孝恪於青城宮進策於太宗曰：“世充日蹴月迫，力盡計窮，懸首麵縛，翹足可待。建德遠來助虐，糧運阻絕，此是天喪之時。請固武牢，屯軍汜水，隨機應變，則易為克殄。”太宗然其計。及破建德，平世充，太宗於洛陽置酒高會諸將曰：“郭孝恪謀擒建德之策，王長先龍門下米之功，皆出諸人之右也。”曆遷貝、趙、江、涇四州刺史，所在有能名。入為太府少卿，轉左驍衛將軍。貞觀十六年，累授金紫光祿大夫，行安西都護、西州刺史。其地高昌舊都，士流與流配及鎮兵雜處，又限以沙磧，與中國隔絕。孝恪推誠撫禦，大獲其歡心。初，王師之滅高昌也，製以高昌所虜焉耆生口七百盡還之。焉耆王尋叛歸欲穀可汗，朝貢稀至。令孝恪伺其機便，因表請擊之。以孝恪為安西道行軍總管，率步騎三千出銀山道以伐焉耆。孝恪夜襲其城，虜其王龍突騎支。太宗大悅，璽書勞之曰：“卿破焉耆，虜其偽王，功立威行，深副所委。但焉耆絕域，地阻天山，恃遠憑深，敢懷叛逆。卿望崇位重，報效情深，遠涉沙場，襲行罰罪。取其堅壁，曾不崇朝；再廓遊魂，遂無遺寇。緬思竭力，必大艱辛。超險成功，深足嘉尚。”

俄又以孝恪為昆丘道副大總管以討龜茲，破其都城。孝恪自留守之，餘軍分道別進，龜茲國相那利率眾遁逃。孝恪以城外未賓，乃出營於外，有龜茲人來謂孝恪曰：“那利為相，人心素歸，今亡在野，必思為變。城中之人，頗有異志，公宜備之。”孝恪不以為虞。那利等果率眾萬餘，陰與城內降胡表裏為應。孝恪失於警候，賊將入城鼓噪，孝恪始覺之，乃率部下千餘人入城，與賊合戰。城中人復應那利，攻孝恪。孝恪力戰而入，至其王所居，旋復出，戰於城門，中流矢而死，孝恪子待詔亦同死於陣。賊竟退走，將軍曹繼叔復拔其城。太宗聞之，初責孝恪不加警備，以致顛覆；後又憐之，為其家舉哀。高宗即位，追贈安西都護、陽翟郡公，待詔贈遊擊將軍，仍賻物三百段。孝恪性奢侈，仆妾器玩，務極鮮華，雖在軍中，床帳完具。嚐以遺行軍大總管阿史那社爾，社爾一無所受。太宗聞之曰：“三將優劣之不同也。郭孝恪今為寇虜所屠，可謂自貽伊咎耳。”次子待封，高宗時，官至左豹韜衛將軍。咸亨中，與薛仁貴率兵討吐蕃，於大非川戰敗，減死除名。少子待聘，長安中官至宋州刺史。

張儉

張儉，雍州新豐人，隋相州刺史、皖城公威之孫也。父植，車騎將軍、連城縣公。儉即高祖之從甥也。貞觀初，以軍功累遷朔州刺史。時頡利可汗自恃強盛，每有所求，輒遣書稱敕。緣邊諸州，遞相承稟。及儉至，遂拒不受，太宗聞而嘉之。儉又廣營屯田，歲致穀十萬斛，邊糧益饒。及遭霜旱，勸百姓相贍，遂免饑餒，州境獨安。後檢校勝州都督，以母憂去職。儉前在朔州，屬李靖平突厥之後，有思結部落，貧窮離散，儉招慰安集之。其不來者，或居磧北，既親屬分住，私相往還，儉並不拘責，但存綱紀，羈縻而已。及儉移任，州司謂其將叛，遽以奏聞。朝廷議發兵進討，仍起儉為使，就觀動靜。儉單馬推誠，入其部落，召諸首領，布以腹心，鹹匍匐啟顙而至，便移就代州。即令檢校代州都督。儉遂勸其營田，每年豐熟。慮其私蓄富實，易生驕侈，表請和糴，擬充貯備，蕃人喜悅。邊軍大收其利。遷營州都督，兼護東夷校尉。太宗將征遼東，遣儉率蕃兵先行抄掠。儉軍至遼西，為遼水汎漲，久而未渡，太宗以為畏懦，召還。儉詣洛陽謁見，麵陳利害，因說水草好惡，山川險易，太宗甚悅，仍拜行軍總管，兼領諸蕃騎卒，為六軍前鋒。時有獲高麗候者，稱莫離支將至遼東，詔儉率兵自新城路邀擊之，莫離支竟不敢出。儉因進兵渡遼，趨建安城，賊徒大潰，斬首數千級。以功累封皖城郡公，賞賜甚厚。其後，改東夷校尉為東夷都護，仍以儉為之。永徽初，加金紫光祿大夫。四年，卒於官，年六十，謚曰密。儉兄大師，累以軍功仕至太仆卿、華州刺史、武功縣男。儉弟延師，永徽初，累授左衛大將軍，封范陽郡公。延師廉謹周慎，典羽林屯兵前後三十餘年，未嘗有過，朝廷以此稱之。龍朔三年，卒官，贈荊州都督，謚曰敬，陪葬昭陵。

唐製三品已上，門列棨戟，儉兄弟三院，門皆立戟，時人榮之，號為“三戟張家”。

蘇定方

蘇定方，冀州武邑人也。父邕，大業末，率鄉閭數千人為本郡討賊。定方驍悍多力，膽氣絕倫，年十餘歲，隨父討捕，先登陷陣。父卒，郡守又令定方領兵，破賊首張金稱於郡南，手斬金稱，又破楊公卿於郡西，追奔二十餘里，殺獲甚眾，鄉黨賴之。後仕竇建德，建德將高雅賢甚愛之，養以為子。雅賢俄又為劉黑闥攻陷城邑，定方每有戰功。及黑闥、雅賢死，定方歸鄉里。貞觀初，為匡道府折衝，隨李靖襲突厥頡利於磧口。靖使定方率二百騎為前鋒，乘霧而行，去賊一里許，忽然霧歇，望見其牙帳，馳掩殺數十百人。頡利及隋公主狼狽散走，餘眾俯伏，靖軍既至，遂悉降之。軍還，授左武候中郎將。永徽中，轉左衛勳一府中郎將，從左衛大將軍程知節征賀魯，為前軍總管。至鷹娑川，突厥有二萬騎來拒，總管蘇海政與戰，互有前卻。既而突厥別部鼠尼施等又領二萬餘騎續至。定方正歇馬，隔一小嶺，去知節十許裏，望見塵起，率五百騎馳往擊之，賊眾大潰，追奔二十里，殺千五百餘人，獲馬二千匹，死馬及所棄甲仗，綿亙山野，不可勝計。副大總管王文度害其功，謂知節曰：“雖雲破賊，官軍亦有死傷，蓋決成敗法耳，何為此事？自今正可結為方陣，輜重並納腹中，四面布隊，人馬被甲，賊來即戰，自保萬全。無為輕脫，致有傷損。”又矯稱別奉聖旨，以知節恃勇輕敵，使文度為其節製，遂收軍不許深入。終日跨馬被甲結陣，由是馬多瘦死，士卒疲勞，無有戰誌。定方謂知節曰：“本來討賊，今乃自守，馬餓兵疲，逢賊即敗。怯懦如此，何功可立！又公為大將，閫外之事，不許自專，別遣軍副，專其號令，理必不然。須囚縶文度，飛表奏之。”知節不從。至恒篤城，有胡降附，文度又曰：“比我兵回，彼還作賊，不如盡殺，取其資財。”定方曰：“如此，自作賊耳，何成伐叛？”文度不從。及分財，唯定方一無所取。師還，文度坐處死，後得除名。明年，擢定方為行軍大總管，又征賀魯，以任雅相、回紇婆潤為副。自金山之北，指處木昆部落，大破之。其俟斤懶獨祿以眾萬餘帳來降，定方撫之，發其千騎進至突騎施部。賀魯率胡祿屋闕啜、懾舍提暾啜、鼠尼施處半啜、處木昆屈律啜、五弩失畢兵馬，眾且十萬，來拒官軍，定方率回紇及漢兵萬餘人擊之。賊輕定方兵少，四面圍之，定方令步卒據原，攢槊外向，親領漢騎陣於北原。賊先擊步軍，三衝不入，定方乘勢擊之，賊遂大潰，追奔三十里，殺人馬數萬。明日，整兵復進。於是胡祿屋等五弩失畢悉眾來降，賀魯獨與處木昆屈律啜數百騎西走。餘五咄六聞賀魯敗，各向南道降於步真，於是西蕃悉定。唯賀魯及咥運率其牙內餘眾而奔，定方追之，復大戰於伊麗水上，殺獲略盡。賀魯及咥運十餘騎逼夜亡走，定方遣副將蕭嗣業追捕之，至於石國，擒之而還。高宗臨軒，定方戎服操賀魯以獻，列其地為州縣，極於西海。定方

以功遷左驍衛大將軍，封刑國公，又封子慶節為武邑縣公。俄有思結闕俟斤都曼先鎮諸胡，擁其所部及疏勒、朱俱般、蔥嶺三國復叛，詔定方為安撫大使，率兵討之。至葉葉水，而賊保馬頭川，於是選精卒一萬人、馬三千匹馳掩襲之，一日一夜行三百里，詰朝至城西十里。都曼大驚，率兵拒戰於城門之外，賊師敗績，退保馬保城，王師進屯其門。入夜，諸軍漸至，四面圍之，伐木為攻具，布列城下。都曼自知不免，麵縛開門出降。俘還至東都，高宗禦乾陽殿，定方操都曼特勒獻之，蔥嶺以西悉定。以功加食邢州鉅鹿真邑五百戶。顯慶五年，從幸太原，製授熊津道大總管，率師討百濟。定方自城山濟海，至熊津江口，賊屯兵據江。定方升東岸，乘山而陣，與之大戰，揚帆蓋海，相續而至。賊師敗績，死者數千人，自餘奔散。遇潮且上，連舳入江，定方於岸上擁陣，水陸齊進，飛楫鼓噪，直趣真都。去城二十許裏，賊傾國來拒，大戰破之，殺虜萬餘人，追奔入郭。其王義慈及太子隆奔於北境，定方進圍其城。義慈次子泰自立為王，嫡孫文思曰：“王與太子雖並出城，而身見在，叔總兵馬，即擅為王，假令漢兵退，我父子當不全矣。”遂率其左右投城而下，百姓從之，泰不能止。定方命卒登城建幟，於是泰開門頓顙。其大將禰植又將義慈來降，太子隆並與諸城主皆同送款。百濟悉平，分其地為六州。俘義慈及隆、泰等獻於東都。定方前後滅三國，皆生擒其主。賞賜珍寶，不可勝計，仍拜其子慶節為尚輦奉禦，定方俄遷左武衛大將軍。乾封二年卒，年七十六。高宗聞而傷惜，謂侍臣曰：“蘇定方於國有功，例合褒贈，卿等不言，遂使哀榮未及。興言及此，不覺嗟悼。”遽下詔贈幽州都督，謚曰莊。

薛仁貴

薛仁貴，絳州龍門人。貞觀末，太宗親征遼東，仁貴謁將軍張士貴應募，請從行。至安地，有郎將劉君昂為賊所圍甚急，仁貴往救之，躍馬徑前，手斬賊將，懸其頭於馬鞍，賊皆懾伏，仁貴遂知名。及大軍攻安地城，高麗莫離支遣將高延壽、高惠真率兵二十五萬來拒戰，依山結營，太宗分命諸將四面擊之。仁貴自恃驍勇，欲立奇功，乃異其服色，著白衣，握戟，腰張弓，大呼先入，所向無前，賊盡披靡卻走。大軍乘之，賊乃大潰。太宗遙望見之，遣馳問先鋒白衣者為誰，特引見，賜馬兩匹、絹四十匹，擢授遊擊將軍、雲泉府果毅，仍令北門長上，並賜生口十人。及軍還，太宗謂曰：“朕舊將並老，不堪受閫外之寄，每欲抽擢驍雄，莫如卿者。朕不喜得遼東，喜得卿也。”尋遷右領軍郎將，依舊北門長上。

永徽五年，高宗幸萬年宮，甲夜，山水猥至，衝突玄武門，宿衛者散走。仁貴曰：“安有天子有急，輒敢懼死？”遂登門桄叫呼，以驚宮內。高宗遽出乘高，俄而水入寢殿，

上使謂仁貴曰：“賴得卿呼，方免淪溺，始知有忠臣也。”於是賜禦馬一匹。蘇定方之討賀魯也，於是仁貴上疏曰：“臣聞兵出無名，事故不成，明其為賊，敵乃可伏。今泥熟仗素幹，不伏賀魯，為賊所破，虜其妻子。漢兵有於賀魯諸部落得泥熟等家口，將充賤者，宜括取送還，仍加賜賚。即是矜其枉破，使百姓知賀魯是賊，知陛下德澤廣及也。”高宗然其言，使括泥熟家口送還之，於是泥熟等請隨軍效其死節。

顯慶二年，詔仁貴副程名振於遼東經略，破高麗於貴端城，斬首三千級。明年，又與梁建方、契何力於遼東共高麗大將溫沙門戰於橫山，仁貴匹馬先入，莫不應弦而倒。高麗有善射者，於石城下射殺十餘人，仁貴單騎直往衝之，其賊弓矢俱失，手不能舉，便生擒之。俄又與辛文陵破契丹於黑山，擒契丹王阿卜固及諸首領赴東都。以功封河東縣男。尋又領兵擊九姓突厥於天山，將行，高宗內出甲，令仁貴試之。上曰：“古之善射，有穿七劄者，卿且射五重。”仁貴射而洞之，高宗大驚，更取堅甲以賜之。時九姓有眾十餘萬，令驍健數十人逆來挑戰，仁貴發三矢，射殺三人，自餘一時下馬請降。仁貴恐為後患，並坑殺之。更就磧北安撫餘眾，擒其偽葉護兄弟三人而還。軍中歌曰：“將軍三箭定天山，戰士長歌入漢關。”九姓自此衰弱，不復更為邊患。

乾封初，高麗大將泉男生率眾內附，高宗遣將軍龐同善、高等迎接之。男生弟男建率國人逆擊同善等，詔仁貴統兵為後援。同善等至新城，夜為賊所襲。仁貴領驍勇赴救，斬首數百級。同善等又進至金山，為賊所敗，高麗乘勝而進。仁貴橫擊之，賊眾大敗，斬首五萬餘級。遂拔其南蘇、木底、蒼岩等三城，始與男生相會。高宗手敕勞之曰：“金山大陣，凶黨實繁。卿身先士卒，奮不顧命，左衝右擊，所向無前，諸軍賈勇，致斯克捷。宜善建功業，全此令名也。”仁貴乘勝領二千人進攻扶餘城，諸將鹹言兵少，仁貴曰：“在主將善用耳，不在多也。”遂先鋒而行，賊眾來拒，逆擊大破之，殺獲萬餘人，遂拔扶餘城。扶餘川四十餘城，乘風震懾，一時送款。仁貴便並海略地，與李勣大會軍於平壤城。高麗既降，詔仁貴率兵二萬人與劉仁軌於平壤留守，仍授右威衛大將軍，封平陽郡公，兼檢校安東都護。移理新城，撫恤孤老；有幹能者，隨才任使；忠孝節義，鹹加旌表。高麗士眾莫不欣然慕化。

咸亨元年，吐蕃入寇，又以仁貴為邏娑道行軍大總管。率將軍阿史那道真、郭待封等以擊之。待封嚚為鄯城鎮守，恥在仁貴之下，多違節度。軍至大非川，將發赴烏海，仁貴謂待封曰：“烏海險遠，車行艱澀，若引輜重，將失事機，破賊即回，又煩轉運。彼多瘴氣，無宜久留。大非嶺上足堪置柵，可留二萬人作兩柵，輜重等並留柵內，吾等輕銳倍道，掩其未整，即撲滅之矣。”仁貴遂率先行，至河口遇賊，擊破之，斬獲略盡，收

其牛羊萬餘頭，回至烏海城，以待後援。待封遂不從仁貴之命，領輜重繼進。比至烏海，吐蕃二十餘萬悉眾來救，邀擊，待封敗走趨山，軍糧及輜重並為賊所掠。仁貴遂退軍屯於大非川。吐蕃又益眾四十餘萬來拒戰，官軍大敗，仁貴遂與吐蕃大將論欽陵約和。仁貴歎曰：“ 今年歲在庚午，軍行逆歲，鄧艾所以死於蜀，吾知所以敗也。 ”仁貴坐除名。

尋而高麗眾相率復叛，詔起仁貴為雞林道總管以經略之。上元中，坐事徙象州，會赦歸。高宗思其功，開耀元年，復召見，謂曰：“ 往九成宮遭水，無卿已為魚矣。卿又北伐九姓，東擊高麗，漢北、遼東鹹遵聲教者，並卿之力也。卿雖有過，豈可相忘？有人云卿烏海城下自不擊賊，致使失利，朕所恨者，唯此事耳。今西邊不靜，瓜、沙路絕，卿豈可高枕鄉邑，不為朕指揮耶？ ”於是起授瓜州長史，尋拜右領軍衛將軍，檢校代州都督，又率兵擊突厥元珍等於雲州，斬首萬餘級，獲生口二萬餘人、駝馬牛羊三萬餘頭。賊聞仁貴復起為將，素憚其名，皆奔散，不敢當之。其年，仁貴病卒，年七十，贈左驍衛將軍，官造靈輿，並家口給傳還鄉。子訥，別有傳。

程務挺

程務挺，洺州平恩人也。父名振，大業末，仕竇建德為普樂令，甚有能名，諸賊不敢犯其境。尋棄建德歸國，高祖遙授永年令，仍令率兵經略河北。名振夜襲鄴縣，俘其男女千餘人以歸。去鄴八十里，閱婦人有乳汁者九十餘人，悉放遣之。鄴人感其仁恕，為之設齋，以報其恩。及建德敗，始之任。俄而劉黑闥陷洺州，名振復與刺史陳君賓自拔歸朝。母潘、妻李，在路為賊所掠，沒於黑闥。名振又從太宗討黑闥，時黑闥於冀、貝、滄、瀛等州水陸運糧，以拒官軍，名振率千餘人邀擊之，盡毀其舟車。黑闥聞之大怒，遂殺名振母、妻。及黑闥平，名振請手斬黑闥，以其首祭母。名振以功拜營州都督府長史，封東郡公，賜物二千段、黃金三百兩。累轉洺州刺史。太宗將征遼東，召名振問以經略之事，名振初對失旨；太宗動色詰之，名振酬對逾辯，太宗意解，謂左右曰：“ 房玄齡常在我前，每見別嗔餘人，猶顏色無主。名振生平不見我，向來責讓，而詞理縱橫，亦奇士也。 ”即日拜右驍衛將軍，授平壤道行軍總管。前後攻沙卑城，破獨山陣，皆以少擊眾，稱為名將。永徽六年，累除營州都督，兼東夷都護。又率兵破高麗於貴端水，焚其新城，殺獲甚眾。後曆晉、蒲二州刺史。龍朔二年卒，贈右衛大將軍，謚曰烈。

務挺少隨父征討，以勇力聞，遷右領軍衛中郎將。永隆中，突厥史伏念反叛，定襄道行軍總管李文柬、曹懷舜、竇義昭等相次戰敗。又詔禮部尚書裴行儉率兵討之，務挺為副將，仍檢校豐州都督。時伏念屯於金牙山，務挺與副總管唐玄表引兵先逼之。伏念懼不

能支，遂間道降於行儉，許伏念以不死。中書令裴炎以伏念懼務挺等兵勢而降，非行儉之功，伏念遂伏誅。務挺以功遷右衛將軍，封平原郡公。永淳二年，綏州城平縣人白鐵餘率部落稽之黨據縣城反，偽稱尊號，署百官，又進寇綏息，殺掠人吏，焚燒村落，詔務挺與夏州都督王方翼討之。務挺進攻其城，拔之，生擒白鐵餘，盡平其餘黨。又以功拜左驍衛大將軍、檢校左羽林軍。嗣聖初，與右領軍大將軍、檢校右羽林軍張虔勖同受則天密旨，帥兵入殿庭，廢中宗為廬陵王，立豫王為皇帝。則天臨朝，累受賞賜，特拜其子齊之為尚乘奉禦。務挺泣請回授其弟，則天嘉之，下製褒美，乃拜其弟原州司馬務忠為太子洗馬。又明年，以務挺為左武衛大將軍、單於道安撫大使，督軍以禦突厥。務挺善於綏禦，威信大行，偏裨已下，無不盡力；突厥甚憚之，相率遁走，不敢近邊。及裴炎下獄，務挺密表申理之，由是忤旨。務挺素與唐之奇、杜求仁友善，或構言務挺與裴炎、徐敬業皆潛相應接。則天遣左鷹揚將軍裴紹業就軍斬之，籍沒其家。突厥聞務挺死，所在宴樂相慶，仍為務挺立祠，每出師攻戰，即祈禱焉。

貞觀、永徽間，軍將又有張士貴、趙道興，狀跡可錄。

張士貴

張士貴者，虢州盧氏人也。本名忽聿，善騎射，膂力過人。大業末，聚眾為盜，攻剽城邑，遠近患之，號為“忽聿賊”。高祖降書招懷之，士貴以所統送款，拜右光祿大夫。累有戰功，賜爵新野縣公。從平東都，授虢州刺史。高祖謂之曰：“欲卿衣錦晝遊耳。”尋入為右武候將軍。貞觀七年，破反獠而還，太宗勞之曰：“聞公親當矢石，為士卒先，雖古名將，何以加也！朕嚮聞以身報國者，不顧性命，但聞其語，未聞其實，於公見之矣。”後累遷左領軍大將軍，改封虢國公。顯慶初卒，贈荊州都督，陪葬昭陵。

趙道興

趙道興者，甘州酒泉人。隋右武候大將軍才之子也。道興，貞觀初曆遷左武候中郎將，明閑宿衛，號為稱職。太宗嚮謂之曰：“卿父為隋武候將軍，甚有當官之譽。卿今克傳弓冶，可謂不墜家聲。”因授右武候將軍，賜爵天水縣子。其父時廨宇，仍舊不改，時人以為榮。道興嚮自指其廳事曰：“此是趙才將軍廳，還使趙才將軍兒坐。”為朝野所笑，傳為口實。儀鳳中，累遷左金吾衛大將軍。文明年，以老病致仕於家。子交，亦為金吾將軍，凡三代執金吾，為時所稱。

史臣曰

史臣曰：孝恪機鈐果毅，協草昧之際；樹勳建策，有傑世之風。然而務奢為恒，既未盡善，舉眾失律，不其惑與！張公經略，有天然才度，務穡勸分，董和成績，惜哉中壽，其才未盡。刑國公神略翕張，雄謀戡定，輔平屯難，始終成業。疏封陟位，未暢茂典，蓋闕如也。仁貴驍悍壯勇，為一時之傑，至忠大略，勃然有立。噫，待封不協，以敗全略。孔子曰：“可與立，未可與權。”上加明命，竟致立功，知臣者君，信哉！務挺勇力驍果，固有父風，英概輔時，克繼洪烈。然而苟預廢立，竟陷讒構。古之言曰：“惡之來也，如火之燎於原，不可向邇。”其是之謂乎！士貴、道興，逢時立效，得盡義勇，以觀厥成；而繼父風概，三代執金，不亦美乎！

讚曰：五將雄雄，俱立邊功。張、蘇二族，功名始終。郭、薛、務挺，徼功奮命。垂則窮邊，兵無常勝。

此五代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